



龙眠何处

王子龙

龙眠山新貌

吴亦琴 摄

深秋,陪万以学先生到山里去。想起《老残游记》里“老残动身上车,一路秋山红叶,老圃黄花,颇不寂寞”。我低吟这句时,老万看了我一眼,似有赞许之意。此时此景,不仅因为秋山红叶,而且由于有老万在,才显得心情别样。老万、我、建强,曾经分别在省市县三级文旅部门工作过。老万在省旅游委主政,转岗后,一直说想看看龙眠山。同行者有出版界大家朱移山先生,常怀移山之志,在龙眠山面前,才知道此山不移,千百年绵延在这里。龙眠山属于大别山余脉,位于桐城市境内,自西北向东南逶迤而去。时至今秋,我们私车前往,向龙眠深处——山水深处,人文深处,进发。

出城数公里,过境主庙水库,就开门见山了。沿河直入,山也不是高山,在云门停下,杂树纷披,随性而长。这是一个憨头憨脑的小山沟,麻灰色的岩石。仔细一看,几块累石上有些零星文字,一块石壁上隐隐约约刻有文字“听泉 柱老”。应该是自号“柱老”的先人刻写。我觉得摩崖石刻总有“把名字刻在石头上,想不朽”之趣。野山沟,因了这几个苍茫的汉字,有了人烟的气息。“听泉”,也徒生幽缈之意境。老万兴致大增,攀着树枝向上爬。遇见蜜蜂嗡嗡相伴。时令渐渐入冬,蜜蜂何来?上岭,却是豁然开朗。环顾皆山,平洼之地几户人家散落其间,风水环境似有“左青龙,右白虎,前朱雀,后玄武”之状,真的有世外桃源的感觉。一片

茶园,郁郁葱葱的,粉白色的茶花开放,蜜蜂翻飞,原来是冲着这秋日茶花来的。建强说,自号“柱老”的贵州巡抚赵武曾在这里居住。还有黄菊花肆意盛开,山泉叮咚响,引领我们

来到碾玉峡。

仅61米的山峡,峡谷狭窄,两侧峭壁,峡底如同鱼脊,一条深沟,枯水时节,尚且有溪流从上飞滚而下,冲入小水潭,水潭似一面古铜镜幽深澄澈。峡谷横卧着几块巨石,奇妙的是几棵黄栗树从累石中长出,树冠盎然。

这碾玉峡,没有崇山峻岭之险之趣。可是桐城派大师偏偏关注上了。刘大槐《游碾玉峡记》中写道:

峡形长二十丈。溪水自西北奔入,每往益杀,其中旁陷迫束,水激而鸣,声琮然,为跳珠喷玉之状。又前行稍平乃卒归于壑旁皆石壁削立。有树生石上,枝纷叶披,倒影横垂,列坐其荫,寒入肌骨。予与二三子扞萝陟险,相扳联以下,决丛棘,芟秽草,引觞而酌,既醉,瞪目相向,恍惚自以为仙人也。

刘大槐最后说“今未逾年遂两至,盖偶也,而独非兹山之幸与”,意思是说,我老刘一年之中来了两次,是山的幸事。我以为,老刘能够以桐城派散文记之、传之后人,才是此山真正的幸事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达敏、林存阳两位教授去年前来专题调研桐城派文化,考察过碾玉峡,对刘大槐“跳珠喷玉”的描述赞不绝口。刘大槐的文风强调“神气”,从这篇散文来看,豁达爽朗、气势充沛、豪迈慷慨,的确神气。

大学士张英诗云:“媚笔泉香藓石奇,下临千尺瞰沧湾。悬崖旧是垂云泚,图画依稀李伯时。”后面自注:“余在大内,曾见《龙眠山庄图》粉本。有玉龙峡,则今之碾玉峡是也。”——这一方山水,被李公麟画成名作,置于宫中大内的案上,为张英喜察,写就了诗篇。

这才是这龙眠山水的盛事。

老万急急地要找寻李公麟故居。据史料记载,号龙眠居士、龙眠山人的北宋画家李公麟一生勤奋,作画无数,人物、史实、释道、士女、山水、鞍马、走兽、花鸟,无所不能,无所不精。人物、道释深得吴道子旨趣,运笔行云流水,神态飞动;山水气韵清秀,得王维正传;着色山水追李思训心法;画马胜过韩干。能集诸家长,得其大成,师法自然,大胆创新,被后代敬为第一大手笔、百代宗师。

李公麟山庄坐落在一个盆地之

中。背依不算高的山,山间修林茂竹,面临平畴,视野广阔,龙眠河绕西侧南流,门前有一元宝形池塘。约两亩方圆的池塘静静地卧在这里,成为李公麟山庄永恒的见证人、无言的讲述者。这一块天地和村庄倒映在池塘的镜面,时移世易,物是人非,而山川不移,池塘不移。风物年年,四季轮回,滋养着李公麟画风的质朴山水,还是这样静静地保持着质朴的本质。

龙眠山水,养育着一代代人杰,又属望着、召唤着走出去的才俊。

桐城派文人念念不忘成为“国器”,因其爱国主张产生着社会影响。讲求“义法”的方苞因为戴名世《南山集》作序而牵连入狱,身处艰难仍自强不息,心系国事,写就《狱中杂记》。后人值南书房,他以狱中所见所思反映清朝司法制度和监狱管理的残酷黑暗,受到朝廷重视,从而得以整治,“诸弊皆除”。

深受桐城文化熏陶,桐城文人勤学苦读,以求功名,听从姚鼐的鞭策“从乡邑之士走向国邑之士”。曾国藩私淑姚鼐,概括出“桐城派”这一文派,又在姚鼐主张文章要讲究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的基础上加上“经济”,提出写文章要经世致用,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。

有父子宰相之称的张英、张廷玉,怀揣着报国之心,行走南书房。晚年朝思暮想回归龙眠乡土。康熙帝称赞张英“老成谨慎,始终不渝,有古大臣之风”。殊不知,张英历官三十余年,最后的愿望却是回桐城种树。“予种树之愿,使予常得寝处其中,春玩其华,夏休其荫,赏其芳妍,而景其高洁,优游徜徉。”(《香雪草堂记》)张英曾经制造小舟,在龙眠山双溪河中畅游。康熙赐给五百金,在龙眠山建园,谓之赐金园。他喜欢松树:“新购溪南十亩庄,年年书为种松忙。”

张廷玉为官三朝,深得康熙乾隆信任,尤其是雍正皇帝,自称与他“义固君臣,情同契友”,赐其御书匾额“调梅良弼”。张廷玉心中最美的还是龙眠山,曾赋诗《初春入龙眠山》:“山桥三板接平沙,十里龙眠探物华。日薄淡烟团竹色,天晴残雪让梅花。长堤带水樵歌远,老树当门鸟语哗。寄信

城中枯坐客,寻春须到野人家。”

张英的墓前,汉白玉牌坊上刻有“恩荣”二字。建在半山腰的张廷玉墓园文和园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入中门横式巨型照壁前后分别铭刻“赞猷硕辅”和“调梅良弼”八个端庄遒劲的大字。

城中有条六尺巷,因为张英一纸文书,礼让邻居,而成为佳话。“一纸书来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。长城万里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六尺巷火了,每天万余人的流量。热热闹闹中,有的游客会关注张英的《聪训斋语》、张廷玉的《澄怀园语》,在一纸文书之外,还有那么丰厚的传统文化,家风家教家训,令后人读之思之念之。

城里还有一所地方高校——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。戊戌变法中教育维新催生了京师大学堂,1902年吴汝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,赴日本考察教育体制,建设新式学堂。旋即回到家乡创立桐城学堂,谋划建立师范教育。1903年吴汝纶在回乡途中偶感风寒不治而逝,马其昶秉承先师遗志于1904年创立师范班,成为桐城师范的起源发轫。

典籍中的桐城派大师长眠于斯。修复后的北大街保存着方以智、左光斗、姚莹故居。一个黄昏,我到义津,从田埂、塘坝、菜地边走过,在蔓草荒烟的坡上鞠躬,拜谒吴汝纶先生。到塘湾,驱车爬上旷野的山坡,拜谒马其昶先生。文物部门做了保护,混凝土围就墓园,石碑上刻着墓志铭。慢慢变凉的静穆中,些许文化元素让先师从土地和草木之中获取了名分。

如同吴汝纶“勉成国器”的期许,桐城派文人致力为国抡才。之后,又魂牵梦绕着龙眠山水,像一条疲倦的飞龙,期盼着有朝一日回到这一方故土安眠。

在龙眠山脉的怀抱中,一只蜜蜂嗡嗡飞舞着,像一个精灵,让我顿悟总有一些花儿忘了季节,在山水腹地不知寂寞地盛开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龙眠何处?桐城派文化蕴藏何处?在大地中,在典籍上,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,在文化旅游的研学中,在口耳相传、代代相传的传承发展中……

(作者系桐城师专党委书记、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会长)

